



面试招室友,在客厅办活动:

一群年轻人的非典型合租生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上海市嘉善路鼎新大楼里有一处特殊的空间。

它藏在这里的一间公寓内,几位年轻人合租在这里。公寓2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摆放着办公桌、电视、吧台,还有两个沙发。下班后,年轻人喜欢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聊天,有时候聊到凌晨1点才回各自房间。平日里,大家也会约着聚餐、看展览,或者去外地旅游。

“我们就像家人一样。”一位住户觉得,这里的室友关系温暖而友善。有人晚上想吃碗面,其他人陪着一起吃。有人因玩滑板骨折住院,每个人带着东西去医院看望。

在这个“家”里,碗筷、米面都是公用的,很多食物也是共享的。一位年轻人租下了这间公寓,并找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居住。搬到这前,他们并不相识,但他们汇聚到这,都有一个目标:建立一个温暖舒适的共居空间。

在上海,这样的共居空间还不只存在于一栋大楼。租客任彬第一次搬进类似的一间公寓时,就被那里的沙发、餐桌、大窗户吸引。很多年后,他依然记得第一次走进房间时,看见很多人坐在客厅里,“感觉很舒服”。

“目前各种租房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年轻人想要探索一种不同的租房生活方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博士庄皓谈从2020年开始关注这种共居空间。他注意到,不同于传统上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共居,这种共居更多是年轻人自由选择的,“住客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通过自治维持合租生活,像一种社会实验”。

1

搬进这种共居空间前,任彬没想过还能这么多人一起住。不过,这种“像宿舍一样”的生活一直是她期待的。

他在南京大学时,和十几个同学住在一个三室一厅的大宿舍里,一群人在客厅打游戏、玩狼人杀、聊体育、音乐和艺术,“感觉就像家人”。

大学毕业后,他到上海一家公司做视频剪辑,因为还想像大学一样生活,他特地选择了一个带客厅的房子,并在客厅里摆放了茶几、沙发、地毯,和一个同事合租。但室友很少到客厅来,两人除了见面打招呼,几乎不怎么说话。

有一次,他见室友看综艺,提出一起看,室友没有拒绝,但“不太想进一步交流”“总觉得有距离感”。3个月后,室友找到女朋友,两人互动更少了,直到后来室友搬走。

任彬说,为了合租,他看过好多套房子,发现客厅要很小,只有几平方米,要么没有窗户,要么被当成储物间。有的房子客厅里比楼道还乱,“杂物乱堆”,每个人的房间都安了密码锁。“有种一进门还没有回家的感觉,要再进一个小门才能回家。”

看到共居空间招人的帖子后,他“抑制不住激动”,立刻报了名。

和任彬一样,方庭也是想和他人产生连接,加入到共居生活中的。

来到鼎新大楼前,她住在浦东新区一个loft公寓里。那个房子在顶楼,从窗外望去能看到壮丽的城市高楼大厦,还能望到别人家露台上种的油菜花。

刚住进去时,方庭很开心,她在屋里很多地方都放了软软的毯子,还专门发了一篇小作文表达喜悦。但这种喜悦没过多久就消失了,她愈发感到孤独,“每天晚上回家都是冷冰冰的墙壁”。

她的作息变得混乱,常常到凌晨两三点才睡,工作效率也变得低下,“觉得没什么驱动力可以把我拉起来”。

方庭觉得,问题在于没有人跟自己说“废话”,“当你拥有越来越少关系时,你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当你没有关系时,就



上海市鼎新大楼的共居空间里,客厅阳台处。

拥有了无限大的自由,而无限大的自由是会坍塌的。”

吴力很能理解这种“压抑”的状态。他曾在上海独居过1年多,有时候在工作上感到疲惫,受了委屈,他很想找个人吐槽或分享,但他在上海没有朋友,“只能一个人在屋里消耗,有情绪没法排解”。

他开始周末组织观影、读书会等活动,“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来改变年轻人原子化的状态”。

吴力说,自己在一家汽车广告公司工作,日常工作是给不同平台投放汽车广告,作为汽车产销链条上的末端一环,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一颗随时可能被替换掉的螺丝钉,“换掉你,系统照样运行”。

每次加班严重,他就去天台上看会儿,“整个人很放松”。他觉得大家坐在一起,吹着晚风,看星星、聊天喝酒的场景就像以前村里的人坐在广场上观影,“有社区感”。

不过,活动中的社交关系大多时候“短暂且不稳定”,吴力觉得共居能带来“朝夕相处的信任感”。看见别人办公空间,他也租了一个公寓打造共居空间,同时在客厅举办公共活动。

吴力觉得,共居空间提供了一个据点,“它能让你扎根,跟人产生连接”。

2020年夏天,庄皓曾在上海的两个共居空间里对租客进行访谈。他注意到,不少租客是因无法出国而留在上海实习的留学生,“新冠疫情切断了他们的社交联系,他们选择共居来弥补之前缺失的社交需求”。

住客薛莉还记得疫情时独居在家的感受,“每天找不到人说话”。薛莉说,当时楼里没有人感染,她挨个住住户的门缝里塞小纸条,建了一个100多人的群,还邀请邻居来家里聊天,给20多个人剪过头。

“住的地方除了睡觉外,有一些人的连接会更加分。”2022年9月,薛莉在任彬的帮助下,在黄浦区创建了一个共居空间。

2

不同于日常合租,类似的共居空间更加注重公共空间。任彬的室友程子健说,有的房间住了两个人,对客厅使用程度高,房租也会相应提高一些。

任彬和程子健住在一个房间里,每个

月房租1900元。房间里除了两张单人床,几乎再也放不下什么东西。但任彬并不在意,他更喜欢在客厅里待着。有室友看到他,会主动和他一起看电视、聊天。

“客厅里24小时都可能有人,特别有人气。”一位室友说。

在任彬看来,客厅里的氛围主要取决于住客的个性和参与度。

他记得,曾有室友喜欢在客厅办公,引领了一股在客厅办公的热潮。程子健喜欢摄影,每次洗胶片,都能引来一群人围观。还有室友喜欢锻炼身体,常带着大家做操,锻炼身体。

因此,申请入住上海几家类似的公寓,都要在线上填写一张申请表,还要经过面试等环节。申请表上除了有工作机构、生活习惯的信息,还设置了一些开放性问题,比如,个人拥有的技能、关注的议题;想在空间发起的活动;想参与共居哪方面的建设,“职务”包括活动策划及协调员、兼职财务等等。

“我们希望看到这个人的兴趣,闪光点,也希望他住进来之后给空间带来一些东西。”一位共居空间发起人在一次线上讨论会上说。

“申请表本身是一个门槛。”吴力说,有的申请者诚意、动力不够,连字都懒得写,会首先被筛下去。

为了更了解申请者,有的共居空间面试时会邀请申请者来家里吃饭。“有人身上能传达出很多信息”,任彬见过有人来时拿着一束满天星,有人临走时带走了门口的垃圾,而有的人面试时像是来谈项目,“总把最精英的一面展示给你”。最后,过于“精英”的人,他觉得不够真诚,没有投票。

薛莉希望每个住户“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她面试过一个刚刚辞职、失恋的年轻人,其他人都投了通过票,但她没有投,“他渴望在这里找到朋友,恋人,找到生活的支撑,对共居期待太高了”。

“面试就是面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熟悉对方想要什么,自己想要什么。”任彬说。

入住空间后,每个租客需要上交几十元,作为空间的公共基金,并就空间的日常事务进行讨论、投票,形成空间的共识。

很多共识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任彬记得刚开始时,每个人要轮流倒垃圾、拖

地,但大家下班回家后常常已经很累,没有力气干活儿,于是改成只倒垃圾,“顺手就能干”。

以前,沙发客居住时间不受限制,后来,大家发现,沙发客住久了,容易和室友出现矛盾,他们便将沙发客居住时间调整为一周。

不同于筛选室友,很多事只要少数服从多数就可以,但有时候这种方式也无法解决问题。庄皓谈记得,有一次,一个共居空间讨论是否买冰箱,如果买就要移门口的鞋架。结果,只有一位室友反对买冰箱,这位室友有些生气,说自己一直是少数,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为了维护室友关系,大家最终还是想办法,为这位室友辟出一小块区域单独放鞋。

“团体越小,每个人的意见的重要性就越大。”在庄皓谈看来,公共空间想要运行下去,需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讨论,又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在有些事情上,住户们还需要具备公共精神。一位室友发现有人长达1个月外出不在家,提出是否可以按天收房租,大家就此讨论,发现如果这么算房租,那也应该根据使用客厅的时间收水电费,但真要这么细算,很难算清楚。最终,住客们还是决定按照原来的方式收钱,“不能光考虑自己那点事儿”。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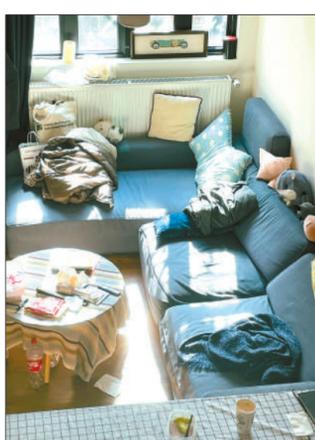
在共居空间,“边界感”也是影响和谐的因素。

住客们记得,有一次,有人吃了一位室友冰箱里的食物,这位室友很生气,从那之后,共识中增加了冰箱最下面两层食物不能动的内容。

还有一次,大家一起做饭,一位室友正在做菜,另一位室友在旁边指指点点,做饭的室友面露不快。有室友看到这一幕,提出有人做饭时,其他人保持安静。这条建议被写进了共识。

“我们开玩笑说都是家人,但如果真的把这事当成原生家庭就不太合适了。”程子健说,他们希望每个人能理性地与他人相处。

在几个共居空间,有个不成文的共识是,住客里如果有人发展成恋爱关系,就



任彬(化名)住过的另一家共居空间的客厅。受访者供图



上海市鼎新大楼的共居空间里,客厅是大家活动的公共空间。受访者供图

要搬离空间。

“恋爱是一种占有。”薛莉解释,有恋人室友吵架,其他人会左右为难,容易影响空间和谐。

为了让空间氛围更好,几个共居空间的人平时也会经常交流运营空间的经验。在讨论会上,吴力表达过自己的困惑,说有室友希望每周定期开会,分享看到的书、工作心得。但他担心有人不愿意被强制参与公共生活,“在公司做PPT,回家还要做PPT”。

针对他的困惑,一位在洛杉矶共居空间的租客建议,“家庭仪式”很重要,但是聚餐相比开会更适合中国的文化,“更少有思想负担,又有可能发生一些即兴的对话。”

那天,讨论会开到了凌晨两点多,很多人已经困倦连连,还在坚持讨论。

吴力相信,一个好的共居空间能够带给年轻人很多情感支持。

在这里,他能回想起很多生活片段。比如哪次吃饭喝的盐多了、聊了哪些八卦、谁做的菜最好吃,还有大家一起吃着爆米花看电影、吐槽综艺桥段的场景。

“你感觉生活特别有生机。”吴力将这种感受称为“居家感”,“它没有什么成本和代价,不像和朋友吃饭,1个月吃一次,还要考虑自己穿得好不好看。这种松弛的互动更加舒服”。

有室友找工作不顺利,其他人帮她分析自己的优点,面试可能存在的问题,适合做什么工作。

有人带着一个单身室友介绍朋友,见两人进展缓慢,其他室友都帮着出主意,给出增加女生好感的建议,分析两人在这段关系中的心理。

除了情感支持,吴力觉得,共居也可以让年轻人应对更多“不确定性”。他们在租房合同中规定,如果有人损坏公物,和室友、邻居多次发生矛盾,其他室友可以开启“弹劾”机制,与其解约。

薛莉所在的空间就“弹劾”过一个室友。这个室友面试时表现得很正常,但入住空间后,用公共基金给自己买东西,还拒绝和其他人沟通。被“弹劾”出空间后,他将卧室的衣柜砸碎,以未退押金为由,将薛莉告上法庭。

被告时,薛莉不幸骨折,推迟了几个月才开庭。令她欣慰的是,“全家”都陪她出

庭,有室友专门穿了西装三件套,“特别有气势”。薛莉说,这件事不仅没有让她丧失对共居的信心,反而让她看到了共居的意义。

疫情期间,因为紧密的室友关系,大家也没有感受到居家的痛苦。任彬记得,上海封城期间,住客们通过不同渠道买菜,在网上纷纷抢菜的时候还能吃到部队火锅、巧克力、喝到牛奶。

那段时间,他们经常一起做饭,看电影、玩桌游、谈心,讨论有关共居的话题,还录了几期播客,“输出的欲望很高”。

他们常在一款软件上分享日常生活。有人记录当天分到的物资,有人写下一位住客离开时哭泣,其他室友逗他笑的场面,还有人在软件上开发了一个记录得分的程序,让输的人倒垃圾、请客。

4

共居空间并不是完美的,这里的流动性大,很多租客因为恋爱,或者去外地工作,租住时间不超过半年。

这使得在住室友要不断面试、适应新来的室友。有时,他们面试三四个人也没找到合适的室友,房间因此空置1个多月,其余住客不得不分摊这间房子的租金。有的空间还要想办法赚钱,来抵消空房的风险。

据庄皓谈观察,目前,共居空间受到社区、租房市场多方面的限制。“业主们对于租户都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对于多人合租的模式。”

任彬所在的共居空间当时要搬家,就是因为房东频繁接到邻居投诉。任彬说,当时他们经常举办活动,不断有人进进出出,邻居大爷向社区举报是群租房。虽然后来证实这里不是群租房,但还是有人一直举报,“半年内举报了3次”,房东不堪其扰,不愿再租房给他们。

后来找鼎新大楼的这套房子时,任彬看了近百套才选出来。任彬说,房子多数都是三居室,好不容易选出来3个房子,其中两个房子的厕所数量不够,另一个房子的客厅没有窗户。最终,3个房子投票都没有超过半数。

搬家后,为了搞好社区关系,任彬常常和小区的工作人员聊天。疫情期间,家里4个人都去做志愿者,帮助小区分发物资,做核酸检测,有会日语、英语的室友还专门负责和小区的外国人沟通。

几个月下来,整栋楼的人都认识他们,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见他们人多,还特地给他们多发了一些物资。

任彬喜欢在共居空间的时光。不久前,他因为恋爱搬离了公寓,但他还是在这里保留了一张床、按时交房租,并时不时回来住两天。有人发起话题讨论,他总是报名参加。

任彬希望,即使是恋爱、结婚,也能过上这样的共居生活。他想象,如果有一层楼能容纳四五户家庭,每户家庭住三四个人,也能建立起来共居空间的这种情感。

“好的共居经验是可以人传人的。”一位曾经住过共居空间的住客说,不少室友离开上海后,将这里的共居经验带到了其他城市。

“大家的这种行动力和对生活的探索很打动人。”程子健说,在这里,他看到了“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有的室友从事物理治疗方面的工作,一边旅居,一边探索不同国家的共居空间。有的室友在美国读博,休学1年,专学跳舞。

他希望未来自己也能“处于流动状态”,一边工作一边探索世界。

林木在鼎新大楼的公共空间当过1周多的“沙客”。来这前,他在厦门一家公司担任活动策划,她总觉得身边没有可以说话的人,“精神没有归宿”。

为了找到一个“可以随时见面、聊天”的圈子,她花3个多月时间,跑了十几个城市,参加过读书会、工作坊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每次都觉得“聊得不痛快”。

来到共居空间后,她觉得这里的人很友善,常和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她还组织了一次婚恋主题的讨论会,谈论自己在婚姻中的困惑。

讨论持续了1个多小时,林木说,她的困惑依然没有答案,但这里的年轻人鼓舞了她,“找不到的东西,你就自己去创造”,她想起一次活动时听到的话。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任彬、吴力、薛莉、林木、方庭为化名)

会对当地用人单位进行宽松处理,对违法行为进行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罚的动力不足。

而针对用人单位侵犯员工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往往处于“被动监察”的状态,需要接到当事人的投诉举报才介入。但员工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保来钱之不易的“饭碗”,除非遭遇欠薪、被非法辞退等严重情况,劳动者不敢轻易去维权。

执法力度的不足也导致一些用人单位尽管不愿让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上门查看资料、调查取证,但是可以接受相应的违法处罚,原因就在于违法处罚的成本更低。劳动保障监察员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的权利,很难真正发挥劳动保障监察职能。上述研究举例:查处拖欠工资等案件时,违法行为人为了掩盖证据、逃避责任,常常采用销毁名册、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劳动保障监察员对此行为束手无策,无权查封劳动场所,无权冻结违法单位的财产,也不能限制责任人的人身自由。

从这些背景我们可以看出,井某“我就是违法”的声音,并不单单是个人的“情绪激动”,而是对违法成本“心知肚明”的真实反馈。消除这种声音,亟须劳动法在执法层面“长出牙齿”,增加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使其违法行为的代价更加沉重,同样也要相应地简化维权流程,确保守法的劳动者用更低的成本维护自己的权益。

事件观

刘言

新年伊始,“打工人”的心就被一段视频深深刺痛。视频的主角是北京一家公司的人事负责人,面对员工对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质疑,她语气略带不屑地回复:“我违法你管得着吗?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我现在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在涉事男子提出要等待劳动仲裁时,该女子称:“你现在就去呀,现在立刻给我收拾东西走!我现在取消你所有的权限,不允许你再进入我的公司。你可以去等,咱慢慢打官司。我跟你说,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我慢慢等你!你试试看,你两年半找不到工作!”

视频很快被推上网络热搜。1月8日,北京尼欧克斯科技有限公司出面“认领”了这起纠纷。公司发表声明,近期网上出现该公司人力资源井某与前员工孙某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出现争执的视频,其中人力资源井某情绪激动发表不当言论,对此诚挚道歉,已责令其停职反省并严肃处理。

对于这起“违法解除”,该公司解

释,员工孙某于2023年6月入职,签订3年劳动合同及保密与竞业限制协议,试用期6个月。因孙某工作能力不胜任,公司决定不予通过试用期。12月1日,经协商一致,双方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公司已足额支付了11月份工资及离职补偿金。然而,孙某最新回称,公司以他的口吻拟了一份道歉函,要求他签字道歉,承认能力不足,才给他赔偿金。他至今没能拿到离职证明。

沸腾的舆论背后,是类似遭遇的普遍性。本报曾于2022年6月8日报道过一些劳动者遭遇“试完不用”的情况,尽管法律规定,试用期辞退劳动者,用人单位需要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如果不能证明,就构成违法解除。但是怎么证明,如何证明,却存在争议。现实中,很多用人单位并不会事先告知具体的、直观的、可量化的转正条件。在试用期即将到期时,却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以免除补偿责任。

每每至此,公司人事部门往往又流露出“为你好”的意思,“帮”劳动者计算走劳动仲裁程序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苦口婆心地劝其主动离职,更甚者如井某那般,声称“即使你走劳动仲裁,有关部门也不会受理,如果你发起法律诉讼,处理周期以‘年’为单位”。

井某的视频之所以被送上热搜,引发“打工人”的集体愤怒,是因为从她的话语中,人们能感受到她并不是公司声明中所说的“情绪激动”,而是一种咬牙切齿、恃强凌弱的“恶”,刺痛了所有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劣势一方的劳动者的心。

这种“恶”体现在,她非常明确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以及相应的成本,双方协商不成,即进入劳动仲裁等争议解决程序,对公司而言,所付出的成本不过就是履行法定义务——给予员工应得的补偿。而另一边,她更清楚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对普通人而言,维权是一个漫长的、大概率包含物质成本的过程,劳动仲裁乃至诉讼期间花费的时间、精力以及各种费用,一定程度上让很多劳动者望而却步。哪怕最终胜诉,劳动者也只能拿回本应该属于他们的权益。

从各种层面来看,井某自认“我就是

违法”,不仅是对法律的挑衅,更是对普通员工权利的蔑视。更为过分的是,她还站在优势地位对员工进行恐吓,比如威胁他失业两年半。在更广泛的案例中,这种威胁和恐吓的手段可能包括提供恶意的离职证明、恶意的背调陈述。这些做法不仅是对劳动者个体权益的伤害,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侵犯。

事实上,劳动领域的焦点事件不局限在“试完不用”,类似“我就是违法”的言论也不只出自井某。2021年,某互联网大厂员工被报道下班路上“过劳死”后,企业社交媒体账号发文:“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认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当晚,这家互联网公司解释该内容为营销合作供应商员工用个人手机发布,该言论不代表官方态度,并对该言论表示强烈反对。

近年来,在一些公司,被裁员甚至有了“美称”——“优化”“毕业”,有的

面对“我就是违法”,劳动法亟须“长出牙齿”